

主题词 《金匱要略方论》——注释 阴阳毒

《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篇所曰“阳毒之为病……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在遗方用药时为什么用雄黄、蜀椒使人存疑，而“阳毒之为病”用之、“阴毒之为病”反去之更令人费解。笔者通过反复研读其文理、医理认为，更易使用升麻鳖甲汤是适宜的，其原因如下。

其一，应从概念上认识阴阳毒证。隋《巢氏诸病源候论》曰：“此谓阴阳二气偏虚则受于毒，若病身重腰脊痛、烦闷、面赤斑出、咽喉痛或下利狂走，此为阳毒；若病身重脊强、短气、咽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为阴毒。”《医宗金鉴》注曰：“异气者非常灾厉之气也……此气适中之人，则为阳毒；适中之人，则为阴毒。”赵献可云：“此阴阳二毒为感天地疫疠非常气，沿家传染，所谓时疫证也。”王履曰：“仲景所论阴毒者，非阴寒之病，乃感天地恶毒异气，入于阴经，故曰阴毒。”纵观历代诸家之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阴阳毒的病因为疫毒，只是因素体强弱不同、感邪轻重不同及邪毒所犯部位不同所出现的临床证候不同的一种急性、传染性、发斑性病证。

其二，从病因学角度来看，由于素体虚弱，或大病久病，或劳倦过度，导致机体阳气虚弱、阴精不足，即“阴阳二气偏虚则受于毒”，“疫毒”是本病的始动因子。

其三，从病机角度看，疫毒入血为阴阳毒证的病理核心。阳毒病，机体虚损较轻，正气与之抗争，有祛邪外出之势，故其病位在体表而浅显，表现出邪毒侵袭手太阳肺经与阳明经热盛的症状；阴毒病，则正气虚损，其病位偏里而隐匿，表现出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阴肾经血行瘀阻而难以祛邪的症状。

水之道。脾主肌肉，脾与胃以膜相联，脾与三焦的关系极为密切，故太阴脾为寒湿所困，就有可能影响三焦，出现少阳经脉循行部位的病变。这是太阴病的特殊现象，应注意鉴别。一般太阴病的饮食、二便症状较为突出，而少阳小柴胡汤证以气机郁滞为主。太阴寒湿证以水湿之邪为患，出现“渴欲饮水而呕”、“小便难”、寒湿发黄等症状，而小柴胡汤证为寒风郁热，以阴阳寒热失调为主，无明显的水湿病象。由于病因病机不同，因而条文中强调“柴胡汤不中与也”，若误

其四，从对症状的分析来看，阴毒与阳毒的症状区别，前者面目青、后者面赤斑斑如锦文为其主要鉴别点。阴毒为病，疫毒热邪侵袭血脉，其病位偏里，使热炼阴竭、瘀血凝滞不畅，尤以足厥阴肝经疏泄失司而不能畅达为甚，故见面目青、身痛如被杖、毒邪热灼咽喉而必痛。巢元方说“阴毒身重脊强、短气咽逆、四肢厥冷”，因疫毒壅盛于血脉、经俞不利、营血损伤较重，故身重脊强；肝藏血、主疏泄，肝疏泄失常可见气机紊乱之短之气与胃失和降之咽逆；阳微营瘀不布，而致四肢厥冷。阳毒为病，疫毒热邪侵袭血脉，其病位偏于表，邪气躁扰于外、瘀热在络，可见面赤斑斑如锦文，热毒灼于咽，而咽痛；热盛肉腐成脓，必唾脓血。巢元方所曰“身重腰脊痛、烦闷”，此乃营阴素亏、复感邪气而身重。腰脊为诸阳经行走之所，邪在表而经行不畅，必脊痛；毒热壅于肠中，可见心烦胸闷。

其五，从治疗法则与用药方面看，升麻鳖甲汤可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方中，重用升麻、甘草，二者均有清热解毒之效，升麻可疗时气毒疔喉痛，甘草可益气和中以缓解病情，又可解雄黄之毒；当归、鳖甲甘润咸寒，可安邪气经扰之阴、活血化瘀，以散蕴蓄之

阴阳毒证治更易升麻鳖甲汤浅析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医院(024070) 杨凤清 于富

用小柴胡汤水湿之邪不除并更伤阳气，使大便下重、食谷者哕，病变涉及少阴、厥阴，形成不良预后之第三个病证阶段。

对本病之治疗，当在太阴表证伤寒阶段，可据第276条用桂枝汤，解表祛邪、调和脾胃以补虚。但针对太阴伤寒挟湿的因素，选用《金匱》麻杏薤甘汤则更加恰当。太阴寒湿里证阶段可用茵陈五苓散之类，以健脾利湿。至于病涉少阴、厥阴，自当慎重用药，或可以温肾阳兼熄肝风为治疗原则。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释义

四川省渠县人民医院(635200) 徐兴国

主题词 《素问》—注释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医家公认的四时养生的重要原则，但历代医家对其内涵有不同认识。其主要观点有：①顺气而养，以马衡为代表，认为春夏顺生长之气而养阳，秋冬顺收藏之气即养阴；②以制为养，以王冰的代表，认为春夏阳盛宜食寒凉以制其亢阳，秋冬阴盛宜食温热以抑其盛阴；③阴阳互养，以张介宾为代表，认为阳为阴之根，养春夏之阳是为了养秋冬之阴，阴为阳之基，养秋冬之阴是为了养春夏之阳；④虚则内养，以张志聪为代表，认为春夏阳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阳，秋冬阴盛于外而虚于内，故当养其内虚之阴；⑤不耗为养，近时医家认为，春夏不应因阳盛而消耗，秋冬不应因阴多而疏泄，即春夏保持人体足够的

气，在秋冬能抵御寒冷的侵袭，秋冬保持足够的阴精，在春夏就会有较强的抵抗力以避免温热病的发生。综上医家见仁见智，但总的认识不离顺应四时阴阳变化的养生之道。

四气养阴、养阳是古人认识四时气候对人体影响而提出的适应气候变化、避邪侵袭、预防疾病发生与保护自身健康的总原则。凡患病之人，由于机体抗病力减低，对气候变化的调节力亦随之而降低，因此随四气的变化注重养生之道，可使阴阳获得新的平衡。在临床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而用之，不能一概而论以效仿，体质的不同、四气的反常、疾病的虚实等都将揭示这种养阴、养阳的逆从性。

就体质而言，在“春夏养阳”的思想指导下，对阳虚患者常在盛夏时民间知用附片炖狗肉食用以助其阳气，乃为其常也。但有不可用者，如《灵枢·行针》篇有“重阳之人，其神易动”，即是说春夏之时凡阳盛之人多表现出阳盛之症且神浮而妄动。阳盛则阴虚，此时不可再用上法。反之，秋冬养阴，凡阴虚之人阴虚则阳亢，若在隆冬时节活补，用当归羊肉汤或过食辛辣之物，则会更伤其阴，此时宜滋阴降火，以麦门冬汤为其代表方。自张璐自创暑天用白芥子涂背部俞穴治疗哮喘方法以来，今人多有效仿此法。凡脾胃阳虚、夏缓冬剧的慢性咳嗽之患，可于春夏之时适当采用温补脾肾为本之法的预防早治，以金匱肾气丸为代表方，不失为调神养生的具体体现。

据此笔者认为，春夏阳气盛者抑其有余、阴气衰者补其不足，秋冬阳气不足者宜补之、阴气盛者宜抑之，是谓四气调神内涵之外延也。至于在用药方面采用“冬月宜加苦寒之品，夏月宜加辛热之药”的方法，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邪；雄黄苦平、性寒、有毒，《神农本草经》云雄黄“杀精扬恶息邪气百虫毒”，《本草纲目》曰雄黄可“杀百毒，辟百邪”、“治疮杀毒之要药，而入肝经气分”；蜀椒辛温、有毒，《神农本草》曰其“主邪气肢逆”，《本草纲目》曰“古人有岁旦饮椒柏酒以解疫疠”、“治天行时气，其性下行，能使火热下达不致上熏”、“通三焦，引正气，下邪气”。可见，雄黄、蜀椒有疗时气疫毒的功效。

笔者认为，阳毒为病，人体气血、阴阳虚损较轻，病情亦较阴毒不重，其病位偏于表而多在肺胃，方用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以清热处理、活血化

瘀治之。阴毒为病，正气虚损严重，感邪亦甚，其病位偏在肝肾，应以升麻鳖甲汤主之。方中，升麻、甘草清热解毒；当归、鳖甲滋阴活血化瘀；雄黄、蜀椒重在解疫毒，直折疫毒之凌势。雄黄为杀毒要药，入肝经气分，正中阴毒之病位；蜀椒其性下行，使火热下达，“通三焦，引正气，下邪气”，温中助阳、鼓舞正气、祛逐戾气，用于阴毒之证比用阳毒之病更为妥恰。故将“阴毒之为病……升麻鳖甲汤主之”在前，“阳毒之为病……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在后，从文序上讲也颇为合理。《医宗金鉴》曰“阴毒反去雄黄、蜀椒必传写之伪”，笔者颇有同感而遵医理发此异议。